

茅山志

下

〔元〕劉大彬／編

〔明〕江永年／增補

王崗／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茅山志

下

〔元〕劉大彬／編

〔明〕江永年／增補

王崗／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茅山志錄金石第十一篇下卷之十三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宋碑

祥符御製觀龍歌

并序

《茅山記》云：「雷平池、火浣宮池，並有小黑龍游其中，今少覩者。又有郭真人池，池中常有之。蓋靈物變化，所處不一。人或取之出山，雖緘閉於器皿中，皆潛失焉。」近遣中使任文慶醮祭名山，爲民祈福。文慶禱取一龍來獻，因將二龍以行，中路風雨，果失其一。特一龍至闕下，細觀其形，誠有可異，故爲歌以紀之。歌曰：

四靈之長惟虬龍，虬龍變化固難同。三茅福地羣仙宅，靈物潛形在此中。池內仙人馴擾得，至今隱顯誰能測。乘雲蠢動獨標奇，行雨嘉生皆荷力。常人競取暫從心，才出山楹今無處尋。中使勤求深有意，欲獻明廷今陳上瑞。初禱一龍朝魏闕，偶挹二龍離洞穴。人心龍心若符

契，一去一住何神異。我觀真龍幸不驚，至誠祝龍龍好聽。但期風雨年年順，庶使倉箱處處盈。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

宋天聖皇太后受上清籙記

上清大洞宗師賜紫臣朱自英撰

御書院祇候臣孟應之奉聖旨書并篆額

皇宋應運之四葉，聖君在宥之三年，聖母皇太后劉氏九靈分粹，三元毓神，流光開泰之期，握符聖明之化，內以肅雍九族，外以緝熙庶政。萬機之暇，宅心虛無之表，凝神太漠之鄉。金妃拂筵于琳碧之堂，玉華散馨于虛白^①之室。而又澄神澹思，誦《黃庭二景經》，志意內修，晨夕忘倦。豈獨拘魂制魄^②，上符高聖之言；蓋亦務本還淳，下蔭普天之衆。于以觀三素，思九真，揖儀璘，玩璫珮，南真依稀而密盼，西母彷彿以宴觀。胎蠻之應，繼日而昭；積累之功，卜年而進。信乎仙可學而道不虛行矣！仍念研精尚鮮，未臻道源，聞南岳紫虛元君魏夫人，昔以東晉興寧甲子歲先農日，以小有天王清虛真人所授上清大洞寶文，下教于茅山東華真人楊君洎上清仙侯許長史。迄後靈源真系，接武華陽；道葉仙枝，流芳寰海。繇是乃詔玉清昭應宮沖妙大師皇甫希及等，讀王魏之文，研楊許之迹，得《上清三品神經》、《玉清隱書》、《九清衆秘》與《金神

二虎》、《八景玉錄》、《上皇玉諱》、《元始譜錄》、《流金火鈴》、《迴車畢道》、《三元玉檢》、《九鳳靈章》、《紫文白帶》、《太微黃書》、《瑤宮靈飛》等錄凡一十卷，金仙玉馬等一十五券，依科備辦金龍、玉魚、金羊、銀雁、青絲金鈕、雲錦鳳文、碧霞拂塵之羅、絳章落尸之帛、四規明鏡、景震靈劍、五色綵繒、上清法服、盟文禮物，莫不周悉。先遣中使賫密詞詣南岳，致告于紫虛元君，默允冥旨。續命人內侍省西頭供奉官臣康從政，人內侍省內侍殿頭、勾當御藥院臣江德用，并詔右街副道錄、知玉清昭應宮事、同管勾左右街教門公事、沖真大師、賜紫臣李知損，左街都監、壽寧觀住持、明真大師臣石知章，玉清昭應宮副直歲、宣教大師、賜紫臣周遂良^③，玉清昭應宮住持、沖妙大師、賜紫臣皇甫希及，玉清昭應宮同住持、沖秘大師、賜紫臣薛清和等，同賫青詞、黃素，一行禮信，就江寧府茅山崇禧觀開建上清黃壇，預啓玉籙道場七晝^④夜。散日，設醮三百六十分位，依科傳度。訖，別設謝恩道場三晝夜，設闔山道士、女冠大齋一，中投送金龍玉簡、金環玉魚于華陽洞、燕洞、金山水府，于以告盟七聖，于以致誠九清，伸授受之儀，罄師資之禮。始以輜軒至日，靈鶴低迎於羽葆；當建齋之夕，喬雲遠布於層霄。宿露真文以祈感，預陳精禱以伸款。蘭膏晃爾，璧月粲然。百神受釐以效祥，五岳衛靈而薦祉。中夜靈風颯至，嘉雨霈然。須臾之頃，銀漢森列，星斗爛如，咸云風伯掃壇，雨師灑席。觀其所以，不亦宜乎！及啓傳之旦，九霞流光之輝，熠燿而凝照；三素飛煙之氣，縹緲以浮空。飄歛萃焉，霓旌煥焉，羽

儀僦焉，萬靈肅然。當分金列契之際，皓鶴復翔于壇上，絳霞紛繞於山中。蕙風襲人，靈芬郁野。矧夫衆妙多門而學則有序，至神無方而感則無待，斯以見我后用心之精誠也。符健順服，人神降靈，仙契冥奧，非浩劫累崇之德，積生致尚之果，其孰能臻於此焉！是知令乎善始，則美克有終，謀之以道，何患不臧。若然者，八景飛霞之輦，三元流雲之宴，九色鳳腦之饌，十精徊水之漿，靡日而致之矣。恭惟聖念，奉若秘文，蓋欲昭事昊穹，保寧真主，固宗祊於億載，福民庶之三登，永戢干戈，同承富壽者也。至於後天之算，無疆之祚，金枝之遠，蒼生之賜，不其宜哉。觀一代之能事，考百王之未書，用敢直筆以記之云耳。時天聖二年^⑤甲子歲四月戊午朔二十三日庚辰謹記。

臨壇保舉、上清大洞法師臣張紹英。臨壇監度、上清大洞法師、茅山道正、真寂大師臣蔣元^⑥吉。臨壇度師、上清大洞宗師、賜紫臣朱自英。

茅山五雲觀記

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臨淄郡開國公食邑九千五百戶食實封二千七百戶晏殊撰

丞相冀文穆公即世之明年，其小君許國夫人聞于內朝，請建道館于茅山之南麓，以爲公棲

神之所。聖上追念大臣，哀憐時思，特命郡守舊相李公迪^⑦主其營繕。又敕公門下吏^⑧右侍禁張得一董其力役。後十四年，夫人以制度之未備，申命公之猶子右班殿直士顥往增葺焉，始賜名曰「五雲觀」。僦工於天聖之丙寅，已事於康定之庚辰。其廣袤因崖巘之回抱，其奧阼視科文之品第。崇堂以宅肖像，秘殿以嚴真供。層閣^⑨崛起，廣除環構。修廊蔓衍，高源潛開。庖廚有方，廩庫有次。其外則壇場著前朝之蹟，洞穴表靈峯之蘊。喬松夾植，蔭行旅之勞；良田外營，資糗糧之給。妙擇勤士，恭修秘式。其所以尊奉遺貌，妥安淨衆者，罔不周具。惟道家者流，有清靜沖虛之說，歸真復朴之教，後代悅其風者，觸類而長。於是乎幽經秘訣之敷演，清都洞臺之照臨，三雲八景之鍊修，童初廣寒之游集，上自后辟，迄于臣民，用資化源，著在彝典。

初，真宗皇帝既偃武節，聿修^⑩文事。封泰山，款后土，謁仙里，建靈宮，務輯一^⑪王之儀，邈追前代之盛。公於是時^⑫，都將相之重，極風雲之遇。與一二元老，鴻儒碩^⑬生，內^⑭則翊贊^⑮宸猷，外則討論經禮。用□削藁之□，密荷沃心之賞。借前著而謀定，申巽風而令行。至如檢玉介丘，瘞繒睢^⑯壤，近甸巡豫，嘉壇哀對，咸遵秘錄，聿彰勤任，用三^⑰洞之科式，先八鑾而啓行，公則參儀衛之職焉。寅受天瑞，欽崇祖烈，五岳陞號，靈泉效祉，並敞真宇，茂昭元貺，公又歷置使之任焉。總集髦俊，紛披載籍，纈百世之龜鑒，述方來之矩矱，復詔公典領焉。公又以混元之法，有助亨會，函笈所蘊，源流寔繁，欣逢盛明，用得論次，乃復選通達其學者校讎而辨正焉。名

山洞室之藏，金簡玉文之萃，多所判定，訖無譌謬。本至性之沖漠，益聖期之參會。倘伴乎叢霄太霞之境，諷詠乎廣韶曲素之篇。寤寐赤松之游，沉酣金匕之藥。間接真士，高談妙樞。由是翛然有乘雲騭颿，離人拔俗之想。每出沐休暇，元辰^⑧令吉，特屏世事，虔修淨醮。壇宇嚴邃，旌旛颯颯。杳塵寰之不接，疑景象之有聞。絳襪浸久，積精忘疲。乾興壬戌歲，分符秣陵，眷言茲山，實邇郊次。俄奉中詔，即仲嘉薦。注慕靈壤，徘徊淨域。迨肅自得，澹乎忘歸。

隱士朱自英者，肥遁中巖，載更年所。公樂其素約，宛若石友。還朝秉鈞之再歲，以其名聞，召至都下，宴語紬繹，異於常倫。及其還山，又約他日卜鄰洞府。音旨隆密，朱君異之。後數月而公捐^⑨館舍，且有遺語，卜茲締構。前後所費私帑凡百五十萬，官給不預焉。續詔朱自英往來臨蒞之，皆從公之素志也。按《真誥》言：「句曲地肺，土良水清，謂之華陽洞天，可以度世，種民是處，三災不干。」又言：「至忠至孝之人，皆先受靈職，次爲列仙，歲登降其幽明，如人間之考績。」則公之結思崇岫，歸誠妙象，豈徒然哉！矧夫出應賢運，越登極位，佐時勳大，用物精多，非特受靈氣，復逾羣品，曷以協昌辰之偉任？非默契仙錄，往階真格，曷以顯太和之挺生？質於前聞，其有冥合。

嗚嘻！乘時奮庸，握文武之柄，尊主庇物，罄其蘊懷，執方持衡，不疚風議，烜赫輝耀，以功名自終，然後脫遺世氛，與羨門、握佺之徒，相期於煙靄之際，不其盛與！惟夫人格奉治命，無忘

通追。其嗣子殿中丞寅亮瞿協心，克終勝概，足播徽範，永光圖史。謂殊夙以文翰游公館宇，見托撰述，著之金石。是用拜禮命之辱，而忘其陋蕪。公姓王氏，諱欽若，字定國。夫人姓李氏。公之邑里世系，歷官差次，上載史牒，下刊碑誌，此得略而不書。慶曆二年歲次壬午十月乙卯記。

山門道判兼管觀事賜紫孟子宣。雷平胡恢書丹。將仕郎、守句容縣尉陸絳勾當立石。

茅山第二十三代上清大洞國師乾元觀妙先生幽光顯揚之碑

并序

雲陽南郭陳輔造

七閩西山蔡仍書并題額

先生姓朱氏，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也。生八九歲，牧牛郭干村，兒曹卷蘆吹笛，鞭角馳牛，陟降爲戲。先生辭不能，牧兒哈焉。先生笑曰：「爾騎牛曷若我騎鶴？」徐徐出笛袖間，裂竹而鶴舞空下，先生跨背，鶴騰輒墜，牧兒駭呼。自是從牧，時能致鶴。或謂不祥，父母遂棄之入道，師玉晨觀道士朱文吉。訓篤隸業，先生過目掩卷曰：「熟矣。」師蓋未能，奇也。十有一歲，度爲道士，仙標玉骨，固已稜稜迥出風塵外。先生幼生村野，未始目吾儒經史與夫道家仙籍，間焚香誦六經、百子、三乘三十六部，袞袞不絕口。四遠老人夙學，願見眉宇。先生坐一

室，閉目溫繹，聽者按，無一字遺。及長，把筆爲文章，混然天成，尤精風雅，句句警策^②，發藥契經，如空洞之音焉。金陵牧馬公亮遣吏持書，置而弗問。其師恐，告以未善。先生曰：「不然，勞我矣。」自爾偕明真張鍊師紹英捫蘿上積金峯，密天市壇龕，火浣而棲。二人卻穀，以至骨立。餐沆瀣，奔三景，修儀璘璫珮之法，以速輕舉。居無何，戶外之屨滿，顧謂張曰：「如何比期絕迹而躡我衆，不泰多事乎？」張曰：「子勿羶，人將擲子之不暇，如其羶天下，斷有不嗅者。何必行？」先生曰：「一住一行，亦各其志，奚必同？」於是旦疊壇而夕渡江，將拜混元於亳社^③，禮天師於青城。方其歷關而西抵劍門，道逢一叟，修臂鶴髮，方目犢瞳，踞坐咄曰：「少冠奚自？」曰：「自華陽。」復而曰：「奚適？」曰：「如蜀。」「如蜀奚求？」曰：「求大藥。」叟仰天大笑曰：「少冠不聞陶隱居乎？可人也，五鍊而丹弗就，困然後發三朝浮名之嘆，遂不成白晝騰踏，乃從狗竇一過。況汝骨法未就，道僅小成，若不潛晦光曜，將桁楊汝以仁義，剗削汝以禮樂，爲天戮民，良可哀。」先生曰：「投吾鑿，室吾竅，命之矣。」叟於是掐指冥想曰：「隱居告余，七百年後當有赤子出於茅山，殆此應已。」此語應《登真隱訣》云。命先生閉目，曰：「謹執余裾。」唯覺林梢拂足^④。開目，乃坐青城山下。遂授以金鼎九轉、飛精劍法。事竟，先生曰：「血胎肉目，不識丈人。他日容進履如穀城影像可乎？」叟曰：「世號陳鐵腳即吾已。頃年先帝太宗命遣求藥海上，適有偃佺、安期之滯，至無及矣。」言訖，失叟所在。

先生出關，欲遂東歸，復思三茅《道藏》缺謬，乃載游瀨鄉，校讎^②太清古本，居歲餘。常日有丐徒，武姓，提弊篋就齋堂石盤，倒餘食而去，衆訶不動。候先生滌器已，即相訊問。黃衣初臘競舉手揶揄之曰：「朱茅山尋類此乞索伍仙。」遂捨去。約先生旦會旗亭酒家話心焉。顧謂先生曰：「汝真法器，第故習未除，不洒濯，終汝累。能往否？」先生曰：「敢不從命。」藏睛，少選，觸耳闐然，忽睹闌闔，顧謂先生曰：「此河中府也。」侵尋及河，截流安涉，先生踵之，若蹈平陸。接岸，武欣欣曰：「信士可教乎！吾水星童子也。汝此一行，已抵度形太陰。然須幽屏，不厭深眇，大匠勿示人以璞^③。不爾未易知也。」殊時，復會審究夷微，遽背而去，先生愴恨。

暨還故山，剗心剔志，實二師之誨；存三守一，追楊許之烈。未幾，玉清昭應宮成，詔選名行。工部侍郎薛公暎以先生名上，朝廷遣使召先生，表辭。尋而宮車晏駕，章聖上仙，仁廟嗣服。明肅太后垂簾，丁晉公謂王冀公^④欽若並薦章三上，使兩至，先生復辭。謝表溫雅，有儒臣高世之風，朝廷嘉之，故晉公簡詩曰：「大隱何妨混朝市，三天澄淨謁元君。」冀公簡詩曰：「何事故人違舊約，負琴攜鶴待相隨。」先生繼答，詞極清妙。二相上之，皇太后追懷華陽洞天爲先帝祈嗣感應之地，故特喻二重臣強起先生，府縣敦迫，且言得罪。先生不得已，遂受命。敕：「朱自英未經朝見，百官禁不得通謁。」雖梁器陶景，唐禮吳筠，未足方萬分。尋奉旨登寶符閣。

觀天書。累表乞退，二聖眷遇方隆，以重違雅尚，先生得請東歸故鄉，決志精思，心馳太空之境矣。朝廷賜勞，車蓋相望。先是，中貴人傳上與太后慰藉語，山中百須，時上恩許一新諸靖。先生對：「道士當巖居穴處，勤修上法，遵保大茅司命之苦行，庶可報國恩。若效西方土木裝嚴，非老氏慈儉之教。唯乞近山立常寧一鎮，爲游客行商息肩之所。」朝廷從之。

《道藏》三洞四階靈文寶笈，實金繩玉檢之秘傳大法，自魏南岳以降逮先生，凡二十有三代。明肅太后欲踵紫虛故事，祈授畢法，遙尊朱、張爲度、保師，賜號「觀妙」、「明真」，建乾元、天聖兩觀，以旌師資。先生於斯不辭。當是時，琅玕、飛精、神景三鑪方四轉火矣。居一日，江寧府遞得蜀州守蕭貫傳所謂道士武抱一書者，先生執書，泣數行下，弟子莫測所以。書責姓名顯耀、天機暴露之咎，意警先生避俗藏身，中宵引去，猶爲可救。文綴藻練，綽有可觀。縉紳先生，簪裳淨侶，警其風聲，有繪像刻石傳于世，所謂武仙童者。

天聖七年，大丹成，鼎輒覆。丹竈弟子毛奉柔密啓先生視丹，歎息曰：「桑榆既迫，狗寶一過，信矣。」至其年十一月解駕，春秋五十有三。即夕掩關，敕弟子毋入，頗異常時。夜將半，弟子擁鑪壇房候警歛，穴窗，朱衣使者執冊立庭下，雖儀容甚都，光燁鑒人。童子輒誰何。徐徐答曰：「真官下盧文秀，帝遣迎朱真人耳。」弟子輩牢扃惕息，不復出。頃之，先生問夜，對曰：「視星三鼓。」須臾，又問：「玉晨鐘聲已？」答曰：「未也。」連問者數四，鐘既聲，先生呼

侍衛曰：「吾行矣。」弟子入，但見危坐，手執祥符所賜玉如意儼然。是夕天苦寒，先生頂生圓光，溫融一室，玉體汗浹，若珠琲然。大斂際，有聲隱隱自其棺出，法固謂之尸解。舉木，疑空衣耳。前一日，陶真人坐日無故震者三，大衆咸異。先生曰：「若何與汝事？」繼夕遷神，鶴唳旋壇，谷鳴若簫，凡三日。句容^②權令，酷吏也，丞相李公迪出鎮，遣屬官致詞邀先生，俾縣加道修肅候，先生過邑，不顧而去，令陰銜之，還又不少留。左右曰：「縣令朝服道左，當下車一見。」先生曰：「非不願也，顧血腥苦難近耳。」令聞益恚。至是按負租，乃盡逐先生徒弟，逃難不暇。而嘉祥異瑞爲其所抑，誣以中丹毒死。九重寥廓，亦無從而達。越明年，令去任，始克葬反真之宅，卜鬱岡西麓方隅洞之東，拒李真人丹井若干步，高三尺者是已。嗚呼！以先生夙淨基修，宜無^⑦不圓，猶有不幸，況悠悠之徒。

後五十有九載，歲在執徐^③，先生侍香弟子石致柔，年過八十，即蠹簡得西劍州道客任懷一錄先生事，頗爲疏略，漫滅過半矣。跪而泣曰：「先生之道，可扼於一時，庸詎鬱於千載？念可以發潛德之幽光，非夫子而誰？」其意以僕九十歲，徧親先生三景弟子，謂得之詳。僕歸以告，吾親曰：「石氏子之請，乃吾素志，汝盍表大宗師？」奉命藻雪，涓辰而書，乃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繫高陽氏之遺裔兮，誕己字之靈墟。幼紫陽之羽褐兮，應赤子之識符。度劍嶺之危峩兮，執鐵脚之長裾。憑黃河以徒涉兮，躡星童之雙鳧。方帝三葉之慶祥兮，屬春宮之位虛。祀高禩

以詔弓韉兮，洞天輟司命之友于。膺玉女之受度兮，續元君之紫虛。館昭應之隱几兮，閣寶符而觀天^②書。上方遵崆峒順下風兮，俄泠然而及歸途。攀帝恩而戀戀兮，奈仙期之敢逾。朝辭絳闕而暮復繡嶺兮，真官已降于庭除。足三乘圓七果兮，將聳身而凌空無。揖飄輪御六氣兮，竟歸神于清都。系曰保深息兮，煙霞結廬；邈玄游兮，龍虎驂輿。悵超遙其無蹤，存桐柏之丹鑪。青牛谷冷兮，石壇蘚合；白榆風蕭兮，玉棺劍孤。傒虛皇之在宥，綿寶籙於宗圖。

武仙童書碑

上刻仙童小像，道士戴道成畫。

抱一啓：嘯傲昇平，輕欺富貴。扶疏丹桂，難藏明月之光；峭絕青山，莫滯白雲之迹。言之不足，道在其中。名姓已彰四海，形神別隱三山。歲月何定？鉛汞何求？如或因循，空成潦倒。真珠圓而美之爲美，絳雪凝而自然而然。在市孰非？入山孰是？水積成海，氣積成神。匪我相知，少言休語。抱一貨藥而利名何有？和光而道俗寧殊？輕舉行修，長生道在，多是逍遙於雲水，未嘗暴露於天機。知者誰言？行者自見。聊舒懇悃，以代笑譚。一日三秋，咫尺萬里，陽氣如煙，荒郊似水，更保沖和，別休清問。今因魚雁，聊附寸心。書到山前，已申鶴望。謹狀不宣。

故交道士武^③上道者之右。二月二日。

聖主搜羅物外人，總來金闕見靈真。餘余不願彰名姓，別得田元道可親。我知已有好名傳世，早須速別隱深山。他時異日，相看去也。○夕婢囑。^③

觀妙先生曩嘗邂逅武仙童，後先生於仁廟時應詔還山，忽接仙童書，殷勤誨諭，意警先生韜光晦迹，世不耀名。其真墨蹟，政和四載八月間，聖上道君皇帝搜羅天下奇異之文，遂爲本邑句容令黃學士唐傳索取以進。於戲！斯本舊偶摹寫，今命工刊于石，庶永其傳焉。時政和八年歲在戊戌仲秋望日，茅山乾元觀住持、知觀道士楊守程題誌。

江寧府茅山崇禧觀碑銘

朝請郎新權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賜紫金魚袋張商英撰

朝散郎簽書榮州軍州事判官廳公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王古書

朝請郎充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安撫使護軍賜紫金魚袋王鞏篆額

東南之望曰句曲山，蓋華陽洞天，地肺福地，易遷、含真之所宅，司命、童初之所治。晉、宋以來，得道之士，二許、楊、陶，遺壇故宅，猶有存者。宮觀十二，崇禧總之。國家靈承天心，敷錫民福，鏤金之虬，鏤玉之簡，妙真之香，丹素之詞，歲修常典，間遣王人，設官以提其綱，賜田以贍其衆。宜其宮闕壯麗，列聖下居，廊廡深嚴，萬靈侍衛。至者悚然，有以移其視聽；居者肅然，有以洗其心志。仙科秘範之所出，寶章靈篆之所宗。而希夷淡泊之門，寂寞無爲之教，學士大

夫未之或講，州縣政事又非所先。田租所入，悉籠於官，道侶計口而賦糧，有司互券而出納。方斗筲之鈎考，孰土木之暇議？上下顧望，歲月因循，屋顛而不持，壤故而不革，圯廢而不興，垣頽而不作。寶文待制何公君表，在元祐中，以趣向背時，提舉西京崇福宮，居金陵，嘗至山中，熟知其弊。紹聖親政，召對便殿。明年，移鎮於此，伸發曩志，議營繕之。會商英謫蒞管庫，公侔圖以授商英曰：「子於道家之學博且久矣，凡向背與開闢之不如經者，其悉據古考正之。」商英視圖，南面三門，則道俗出入之所由也，三清、北極、本命三殿相直，而玉皇殿乃在東隅。商英謹按《老子》之書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清氣之始也，其天爲清微，其境爲玉清，其天尊爲元始，其帝爲玉皇，所謂道者，氣之純清也，其天爲禹餘，其境爲上清，其太上爲大道玉晨君，其帝爲天皇，所謂天者，氣之積清也，其天爲太赤，其境爲太清，其太上爲老君，其帝爲北極。本命者，支干之神，以統於北極者也；北極者，天中之樞，以承玉皇者也。今以北極次三清，以本命次北極，而玉皇居左，非道之序也，神而來格，亦莫安於其位矣。請先玉皇而後北極，而左本命。三門者，神靈之所由也，非祠醮則闔之。東建道院，西設賓館。如此，則尊卑不相亂，道俗不相淆，人神不相雜矣。公曰：「善乎論也！茲山宮宇，古今廢置不一，道術之士有在於是者，亦已多矣。曾亡一人以三氣、三天、三尊、三帝之說辯正升降者，豈崇無而復靜者，或闕於羣有之用；造有以致動者，或昧於至無之體？代正移句容縣，如子之議，因而完之矣。」越

明年五月，玉皇殿成，奉安之日，有雙白鶴終日徊翔遶唳其上。於是上清大洞^③法師劉混康與其授籙弟子曰：「異時白鶴常以三月十八日來集，或有或叵，亦不常也。今殿成而鶴降，非何公崇敬之誠，默與真契，其何以召此祥？請繪公像于別室，以永我邦人之思。」已事而求記於商英，迺序而系之以頌曰：

一氣之先，強名自然。致虛爲道，運道成天。三彰一隱，一立三全。分爲九氣，列爲八埏。我我茅峯，東南之望。帝居道祠，于山下上。厥初經營，先後錯爽。何公正之，靈報如響。儀儀者鶴，來自雲霄。誰其駕之，於焉逍遙。氣合太沖，神游沆寥。鑒觀在下，德馨孔昭。宮室絢綯，巖谷煥煥。風馬霓旌，侯止侯燕。維山有祥，維國有良。天子萬年，賚及四方。何公于蕃，百治皆具。神之聽之，亦惟公故。錫爾嘉穀，宜其邦人。介爾多祐，耆寧厥身。邦人感仰，繪公之像。配山久長，以對景貺。

紹聖三年十月八日，山門都道正、上清三景法師、住持、賜紫笈淨之，江寧府觀察推官、提舉修造丁維，承奉郎、知江寧府句容縣事兼管勾茅山崇禧觀、武騎尉杜紹，朝奉郎、充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柱國、賜紫金魚袋何正臣立石。